



短命英豪

肖遐明 · 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晏开祥

封面设计：程国英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书名 短命英豪

作者 肖 邈 明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

印数 1—22,400册 字数 280 千

ISBN 7-5411-0196-6/I·185

定 价：2.95 元

· 第一章 ·

为赛马英雄赴上海 燃妒火恶徒起祸心

唐代白居易有一首《浪淘沙》词，词云：白浪茫茫与海连，平沙浩浩四无边，朝来暮去淘不住，遂令东海变桑田。

这首词粗看似乎平淡，细嚼回味无穷。这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与那人生的荣辱进退一样，原是没有一定的，今日河东，明日河西，荣者未必久荣，卑者亦未必久卑。想那上海于宋代之前，本是处边乡野邑，化外之地，休说与长安、洛阳等名城大邑相比，便是二三流的城镇，也无可比较的。幸而天生地势优良，物产丰富，且地处长江之尾，东海之滨，交通便利，因此自明清以来渐渐兴盛，成为商贾汇集的商业城市。到了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1843年）圣准开埠以后，洋人纷纷涌入，筑马路，建租界。洋行、店铺、工厂，乃至酒吧、舞厅、夜总会等如雨后春笋，各种奇术巧技层出不穷，真正是花团锦簇，电化声光，把个上海竟变作了不夜之城，头等繁华的去处。

那上海城中有座豫园，建于明代嘉靖年间，原为潘氏私宅，园内楼台掩映，曲径通幽，为本地头一所园林胜境、远

近闻名。到了清代乾隆时，潘氏衰落，豫园为商绅所收买，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，各行会公所荟集于此。园内茶楼酒馆林立，终日拥挤喧闹，与昔日景象大不相同。

这一日，正是阳春三月，日丽风和，做买卖的格外踊跃，沿街各店铺自不必说，四乡的商贩也都来赶趁，推着车，挑着担，云集于此。又有那一班奸诈小人，在路边设下地摊，摆上几件旧衣烂衫，今人制做的古董，菜园中挖出的人参，专门诱人上当，四下里吆喝叫卖，好不热闹。街上行人有鼓突着一双眼，想买点便宜货的，也有闲来无事，上街游玩的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人群中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，生得五官端正，面容清癯，身穿湖色熟罗长衫，青缎子夹马褂，头戴细黑布瓜皮小帽，手抚着颌下胡须，沿街缓步走来。此人姓方，表字伯卿，本地人氏，其父作过一任道台，虽不算大富，却也家道殷实，他又是个独子，吃用尽可不愁。但他少有大志，不顾在家厮守，十六岁时便随着叔父外出经商，不避艰险，闯荡江湖几十年，狠狠攒下了几个钱。如今上了年纪，便回到乡里，花钱请了工匠，将家中原有的宅地扩建起来，取名为“养闲堂”。城里城外几家店铺都放手交给三个儿子去经管，他只是在家中逗着孙子孙女，乐享清福。高兴时，便去茶楼酒馆中坐坐，听一两回书，清闲自在。合城都称这方老先生为“天下第一闲人”。

这方伯卿正独自在街上闲走，对面忽然来了一个人，对着他拱手说道：“多日不见伯翁出门，只当是贵体欠安，想要登门探望，又恐唐突，因此不曾来。今日在此相见，真是幸会！”

方伯卿站住脚，定睛细看，见那人长得又矮又胖，圆滚

滚的脑袋上扣着顶黑缎子瓜皮小帽，就像只成了精的冬瓜，颌下微微有点胡须，脑后拖着根猪尾巴小辫。方伯卿认得他是隔壁广泰酱园的老板，叫作梅祖佑。虽无十分交情，却是茶楼酒馆中经常见面的，连忙还礼道：“难为梅老板如此记挂。因前些日子舍下又添了一个孙子，忙了些，因此未曾到街上来。”

梅祖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贵府人丁兴旺，一定是要大发的，可喜可贺！”

说着，又是深深一揖。方伯卿知他有些呆气，如此揖来揖去，何时是了！何况大街之上，也碍着人家走路。便挽着他道：“你我多时不曾相聚，今日何不同到茶楼里去坐坐，也好听听新闻。”

梅祖佑拍手笑道：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我正欲相邀，不料却被伯翁抢了先！”

方伯卿听他牛头不对马嘴的混说，忍着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去春风得意楼如何？”

梅祖佑道：“正合我意！伯翁请。”

说着，又要作揖，方伯卿连忙挽住他，朝春风得意楼走去。

那春风得意楼是上海城里头一座上等茶楼，上下二层，雕梁画栋，布置得十分优雅，客座又敞亮，茶点又精致，因此每日生意兴隆，聚着些三教九流、五花八门的人。方伯卿和梅祖佑进得茶楼，早有堂倌过来侍候，认得方伯卿是县里首户，手面又阔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收拾出一临窗桌子请二位坐下，即刻送上两壶上等雨前茶来，又问要不要点心。方伯卿摆了摆手道：“俱已用过早点，不必了。”

堂倌退去，方伯卿与梅祖佑对坐品茶。此时茶楼上正有艺人在唱弹词，细细听了一会，听出唱的是《荆钗记》，乃钱玉莲与王十朋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梅祖佑点头叹道：

“那钱玉莲与王十朋经历了许多磨难，死去活来，真正令人叹息！”

方伯卿道：“世上万事，无非‘悲欢离合’四个字。那钱玉莲与王十朋虽几经磨难，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，论起来，比那些生离死别，抱恨终生的，又不知好出多少！”

梅祖佑连连点头道：“正是正是，伯翁真正是过来之人，将世上万事一语道破！”

两人品着香茗，看看窗外景致，说些街坊闲话，倒也怡然自得。不多时，又有两个人来，一个姓徐，叫徐承泰，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米店，另一位姓陈，叫陈可文，是一家绸缎庄的老板。这两位都是素有来往的，尤其是那个陈可文，为人诙谐，谈锋甚健，消息又灵通，是酒馆茶楼中的健将，最受欢迎的。当下彼此见过礼，在桌边坐定，海阔天空的闲聊起来。

四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正在讲得高兴，忽见一人手里拿着一卷纸，气呼呼地走来，指着他们说道：“你们好自在、好悠闲！外面出了一件大事，众人肺都气炸了，你们却在这里高坐！”

四人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见那人四十来岁年纪，穿一身青布长衫，半新半旧的黑缎子马褂，一张脸儿说圆不圆，说方不方，面皮上黑亮黑亮的，也不知是汗还是油。此人姓王，叫王纪昌，并无一分一厘产业，三百六十行亦一窍不通，却生就一张巧嘴，能说会道，腿儿又勤，每日里只是在

街坊上走动，遇有红白喜事，便赶去相帮，得点好处。众人虽有些嫌他，但忙时却又少他不得，如今有了年纪，众人便尊他一声“老王”。当下众人见了他，方伯卿便唤堂倌再添碗茶来。王纪昌谢过，拖过一张凳子，在桌边坐定。陈可文问道：“究竟是何大事？我如何不知？”

王纪昌将一碗茶一口喝尽，抹了抹嘴笑道：“你们几位都是瞪着眼睛看钱的人，忙得了不得，成天价盘算着腌瓜、粮米、绫罗绸缎。伯翁虽是‘天下第一闲人’，租界上却是从不去的，这件事你们如何得知！”

陈可文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此事与那外国人相关，莫非又是官司纠纷？”

王纪昌道：“官司纠纷倒也罢了，不干我等之事。然而这一件事，却是与我等大众都有关系的。”

徐承泰性子急，顿足道：“老王，你今日说话为何这般不爽利？莫非是粮米没觅处，来这里卖个关子讨点铜钱么？你要米，回头带个口袋到我店里舀去便了，莫要吱吱唔唔的装牙疼！”

王纪昌笑道：“各位莫急，我说就是了。西人跑马会，各位一定是知道了的，此会最近出了一纸告示，将我们中国人百般藐视，见者无不义愤填膺。我带了一张在此，各位请看”。

说着，王纪昌便将手中那张纸展开，铺在桌上。方、陈、徐、梅四人一齐将脑袋凑上来，不想凑得急了，四个脑袋碰在了一处。四人摸着头，各叫了一声“得罪”。王纪昌笑道：“你们是四个和尚抢水吃！罢了，还是等我来唸吧！”说着，便拿起那张告示，朗朗地唸起来，遇到那认不真切的

字，便舌尖上打一个滚，含糊过去。

跑马会告示

我跑马会本为私人之娱乐组织，自开办以来，颇为旅沪西人所欢迎。近闻华界舆论对我会不许华人参加颇多议论，此实为误解。跑马本为西人之嗜好，华人向无此俗，即使参加，又何能与我西人一竞长短？现本会值此成立十周年之际，拟举办一次公开赛马会，中外人士均可参加，并设赏金白银五百两，以褒奖优胜者。特此公告，有志参加者早作准备，莫谓本会不公平对待也。

会长 霍格 某月某日

方伯卿听罢，拍了一下桌子道：“这班洋人实在可恨！圣准开埠，本是要他们老老实实做生意的，他们却如此这般，生出许多花样来！”

陈可文愤然道：“这是明欺我中国无人，所以放出这张告示羞辱我们！”

徐承泰道：“若论声电化学，机械百工，自是西人之长，我们望尘莫及。但这骑马，外国人会，中国人也会，西人如此骄横，也太过分了！”

方伯卿摇头道：“话不是这样说，这赛马固是小技，但其中窍门也不少，既要有好马良驹，又要有善骑之人，二者缺一不可。那西人深谙此道，故而口出狂言。”

梅祖佑将那张告示一拍道：“哪里寻得一个好汉来，压过那班洋人，我们商会公所情愿出一笔赏钱与他，也为我们

中国人出一口气！”

王纪昌拍手笑道：“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，连梅掌柜也慷慨起来！”

梅祖佑正色道：“我也是中国人，遇上这样的事，岂可袖手旁观！”

陈可文道：“南人使船，北人乘马。要寻善骑的好汉，除非是到北方去。”

方伯卿也是一时兴起，接口道：“我年轻时闯荡江湖，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好汉。此人是山东泰州人氏，姓马，名元龙，江湖上有个洋号，叫作一条龙。祖传三代保镖为业，山东道上赫赫有名。他性格豪爽，武艺高强，一杆长枪使得神出鬼没。平生最喜的就是马，他有一个极大的马厩，养着二三十匹好马。若是陌路人，随你出多少银子都不肯卖的；若是朋友求他，一文不要就送与你，豪爽如此！若能得他相助，何愁西人逞强！”

陈可文道：“那马元龙既与伯翁相交，如今一定上了年纪，怕难当此事了罢？”

方伯卿笑道：“我早已想到这一层。如今马元龙虽上了年纪，但马家满门习武，子侄辈多精于骑射，不怕挑不出个人来。”

徐承泰道：“好虽好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怕那马老英雄不肯答应吧！”

方伯卿道：“当年我与马元龙相交笃厚，曾经拜过把子的，他是兄长，我是小弟，如今虽多年不见，但他是个极重义气的人，想来不至于薄我的面子，况且他最恨的便是洋人，只要写封信去，把事情缘由对他讲清楚，他一定慨然

允诺的。”

众人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就请伯翁立刻修书，托人带去。”

王纪昌最是热心，当下便大呼小叫的，向堂倌讨来笔墨，又去街上买来一张花笺，都安排好了，放在方伯卿面前。方伯卿是吃过些墨水在肚子里的，提起笔来略加思索，一挥而就，众人看了赞不绝口。陈可文认得一个钱庄伙计，为人稳重可靠，近日里正要去山东收账，当下便把信封好了托他带去，众人又坐了一会，各自散去。

方伯卿要找的那个马元龙家住山东泰州城外马家庄，乃是祖传三代的镖师，为人豪爽仗义，武艺高强，年轻时以武会友，凭着一双拳，一杆枪，折服了多少好汉！又办了个德义镖局，称霸于江湖之上。然而自从洋人侵入以后，世界为之大变，那洋枪洋炮的厉害自不必说，又有什么火轮、电报，做生意、通消息极为方便，来往货物多改走水路，保镖业就此一蹶不振，镖局的伙计也星零雨散，各自谋生去了。当时马元龙已年过六旬，便激流勇退，回到马家庄。幸喜家中颇有积蓄，吃穿不愁，每日里不是东郊试马，便是西山围猎，倒也愁闲自在。

光阴易逝，转眼马元龙已到古稀之年。这岁数是最不饶人的，凭你是何等样英雄好汉，都逃不过去，何况年轻时练武不知轻重，多少受了些内伤，因而竟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起来，只得把那豪杰之事搁起，在家中教些徒弟解闷。

这天马元龙用过了早点，正欲到场子里看徒弟们练武，忽有邻庄一位祝员外来访，马元龙便陪着在厅上喝茶闲谈。

祝员外问道：“老哥近来身体可好么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不过如此罢了。俺这把年纪，犹如风中之烛，草上之霜，哪里还敢逞强，平时能无病无灾，已是上上大吉了！”

祝员外道：“老哥言重了。照老哥这样硬朗的身子，平时无忧无愁，几个儿子又极孝顺，寿数一定是长的。”

马元龙笑道：“俺一生枪里来，刀里去，活到这把年纪已尽够了，再活下去，眼也花了，牙也掉了，走路亦走不动，又有何趣味！”

两人笑了一会。祝员外问道：“令郎永贞为何不见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正在后园练武。这孩子别无嗜好，每日不是走马射箭，便是练武演力，俺亦不管他，由他去闹。”

祝员外道：“令郎小小年纪，大力士之名已远近皆知，真正是将门虎子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！”

马元龙捋着胡须，嘴里说着：“老弟过奖”，心中却是一团高兴。原来马永贞并非马元龙亲生，乃是马元龙的远房侄儿，从小父母双亡，马元龙将他领到家中抚养，算作自己的儿子。当时马元龙丧妻不久，得这个孩子每日相伴，多少忘却了一些心头烦恼。这马永贞十分孝顺，且又聪颖，想出种种法子引父亲开心，马元龙心中欢喜，待他胜如亲子。马家的规矩，男孩儿一到七岁便要下场习武。眼看马永贞已到了七岁，马元龙便思量要教他武艺。这马永贞却又奇怪，天生一副好筋骨，膂力过人，十来岁时，庄上便无人敢与之较力。马元龙对他十分钟爱，将满身本事尽皆传授与他。马元龙擅长螳螂拳、心意六合拳，并自创一绝招，叫作“恶龙强出头”——即当对方迎面出来时，不去躲避，却同时发拳进

击。江湖上好汉提起此招，无不色变。练此招须有强劲的内功，方能伤敌而不为敌所伤，又要眼明手快，时机得宜，不是轻易能练得成的。那马永贞天性聪颖，一学便会，且练来刻苦，到十八岁时，武艺已练得精熟，更兼身长力大，远近闻名，堪称马氏一杰。因此提起马永贞，不由马元龙不喜。当下马元龙高兴了一会，忽又叹了口气。祝员外问道：“老哥何故叹气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永贞这孩子样样都好，只是有一样：喜动不喜静，好胜心又强，爱找人较量武艺。若是听说何处有个好汉功夫了得，不管三里五里，十里八里，都要寻了去。前几天他听说四十里外李家集有弟兄两个，叫什么李保义、李保侠，武艺高强，便带了庄上两个后生寻去较量。当时李保义有事外出，只有兄弟李保侠在家。那李保侠也是个年轻气盛的，见了永贞，几句言语冲撞，两人便动起手来。若论两人武艺，本相差不多，但永贞力大，终究占便宜。周旋了一阵，永贞将李保侠当胸一掌，打倒在地上。永贞得了胜，喜滋滋回来告诉俺，却被俺训了他一顿。他如此恃勇好斗，将来难免要惹祸，因此俺在这里叹气。”

祝员外道：“年轻后生多是如此，老哥何必多虑，等到他娶了媳妇，有了孩子，性子自然慢慢收敛的。”

马元龙道：“永贞这孩子已二十岁了，俺也有意与他订一门亲事，只是无有好的。”

祝员外道：“敝友王举人有个女儿，年方二八，美貌贤淑，知书识礼，且擅长女工，眼下还没婆家。我与令郎作个媒如何？”

马元龙迟疑道：“好虽好，只是王举人书香门第，俺恐

高攀不上罢？”

祝员外道：“老哥说哪里话！老哥英雄盖世，声名远播，令郎又是凛凛一躯，堂堂一表，哪里配他不上？老哥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去一说，保管便成！”

马元龙道：“那就拜托老弟了。”

祝员外起身道：“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求到时多喝几杯喜酒就是了。我这就到王举人家去提亲，老哥静候好音罢。”

马元龙道：“俺这里有的是好酒，老弟只要喝得下，便喝一缸也无妨！”

二人说笑着走下厅来。马元龙送客到门口，看他上车去远，正要转身回来，忽见管门的送上一封信，说是城里广元堂药店差人送来的。那广元堂是马元龙与人合股所开，见有信来，以为是生意上的事，便道：“你好不晓事！俺又不懂生意经，交给俺作什么？只管交给帐房就是了。”

管门的回道：“信封上写明是要老太爷亲收的。”

马元龙仔细一看，见信封上果然写着“马元龙亲启”几个字，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去罢。”

管门的退下。马元龙揭开信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是一件快事！”

便带了那信直到场子里来。那场子原是宅后一大片菜园，后来收拾齐整，改作练武场。此刻三四十个年轻后生正在那里舞刀使枪、演力练拳，东一堆，西一伙，吆吆喝喝，好不热闹。马元龙且不去惊动，站在场边上看。练武的多是本庄后生，一个个虽身强力壮，根底却不深，不见真功夫，马元龙看了只是摇头。直看到演力的那一伙，马元龙才捋着胡

须，眉开眼笑。只见人堆里一个后生，身高六尺，团团一张白脸，眉粗眼大，鼻直口方，赤着膊，露出一身雪也似白肉，腰间扎着根巴掌宽的牛皮带，将一副百斤石担舞得如泼风一般，团团飞转，旁观众人一通声地喝彩。

马元龙观看良久，走近前去叫道：“永贞。可歇一歇。”

众人见是老太爷来了，都恭恭敬敬闪在一旁。马永贞收住石担，擦了擦汗道：“请爹爹指点。”

马元龙招了手道：“俺看了也只是喝彩，没甚好指点的。你来，俺跟你说话。”

马永贞放下石担，分开人群走近来问道：“爹爹找俺有何话说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刚才邻庄的祝员外来，提起王举人家小姐十分贤惠，年龄又相当，俺欲与你订下这门亲，也了却为父一桩心事。”

马永贞听了，一甩手道：“什么举人小姐，俺不要！”

马元龙不悦道：“为何不要？俺们这样人家能与举人家结亲已是高攀了，休要于心不足！”

马永贞道：“爹爹误会了，俺并非于心不足，俺是想，举人家的小姐一定是娇滴滴，酸溜溜的，动不动便要哭天抹泪，俺这样粗人如何侍候得了！没的惹气添烦，倒不如讨个贫穷人家姑娘，粗也来得，细也来得，多么好！”

马元龙对这小儿子一向是宠惯的，且又听他讲得有理，便道：“这件事慢慢再说罢。如今另有一事：俺早年有一位结义的兄弟，名叫方伯卿，现在上海。他托人捎来一信、说是外国人搞了个什么‘赛马会’，十分藐视我中国人，因此求我相助。”

马永贞道：“那上海离此千里之遥，爹爹又已年迈、如何帮得他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这些俺岂不知？但这方伯卿当年与我交情甚厚，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不分彼此的，如今千里来求，怎好驳他的面子？何况那洋毛子仗着国势雄厚，处处欺侮我中国人，着实可恨！如今俺那老兄弟有这一番雄心，要与洋毛子争胜，俺又怎肯落后！”

马永贞见爹爹如此说，知其决心已下，踌躇半晌，又劝道：“爹爹若是年轻时，那些洋毛子何足挂齿！但爹爹如今已年过七旬，又久不乘马，万一阵上有个闪失，坏了一世英名，反为不美。孩儿是一片真心，望爹爹三思。”

马元龙大笑道：“俺固老朽，但族中人善骑者甚多，可代俺一行。看方伯卿信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马永贞转忧为喜，拍手笑道：“爹爹所言极是！但不知谁可当此重任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你弟兄四人当中，数你三哥永福骑术最高，但他往关外贩马去了，一时难以回来。你大哥二哥也都在外面，看来，只有你去代俺一行了。”

说罢，拿眼瞅着马永贞。马永贞低下头，用脚踢着地上石子，半晌方说道：“俺不去！”

马元龙不悦，厉声道：“为何不去？莫非怕那洋毛子不成？”

马永贞道：“禀告爹爹，俺不是怕那洋毛子，只是爹爹养育之恩如山高地厚，孩儿在爹爹身边，也好早晚侍奉。况且爹爹年迈，三个哥哥又都不在家，俺要是走了，万一爹爹有些不爽起来，无人侍奉，叫孩儿如何能安心！”

说到最后两句，声音竟哽咽起来。马元龙也觉得胸中如波涌泉突，眼圈儿一红，掉下几滴英雄泪来。父子相对默然。良久之后，马元龙道：“永贞，你虽不是俺亲生，却是俺从小养大，如亲生儿子一般的，你要远去，俺心中也是不忍。但人生在世，总要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，方不为虚度，若厮守在家中，托庇祖荫，非大丈夫所为。你的本事在你三个哥哥之上，正该借此机会到外面去闯荡一番，一来见见世面，二来显显我马家的威名，也不枉了我教你这一场！”

马永贞被父亲一番言语激起了豪壮之心，慨然道：“爹爹说的有理，孩儿去就是了！”

马元龙大喜道：“好孩子，不枉为马家子弟！只是你从未出过远门，又不认识路途，须得有个人与你同行最好……有了！广元堂的帐房先生是南边人，离家日久，不曾回乡探视，不如叫他与你作伴走一遭。”

父子两个计议已定。因要赶日程，当天便打点起来，又派人去城里请那广元堂的帐房先生来庄上商议。一霎时庄上都知道了这事。马永贞平日里相好的弟兄闻讯赶来，有勉励的，有惜别的，亦有缠着要同去的，热闹非凡。

不多时，广元堂的帐房先生到了，马元龙引着马永贞来见过，同到厅上坐定。茶毕，马元龙说了此事。这帐房先生平日里受马元龙许多好处，欲报无门，又可借机回家乡一次，这等的事如何不依！连忙起身拱手道：“老太爷差遣，怎敢不听！只不知几时动身？”

马元龙道：“因要赶赛马日程，越早越好，只在明日便要动身。”

帐房先生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回去交代了帐目事务，明早再来。”

马元龙道：“俺这孩子年纪尚轻，因俺喜爱，一向留在身边，不曾出过远门，江湖上见识不多，且脾气耿直，不知进退，还望先生多多管教。”

帐房先生道：“老太爷放心，有我同行，断乎不叫少爷吃亏的！”

马元龙谢过，便叫留饭。厨房中早已预备下了，不多时，开出一席便筵，无非山珍海味之类。请帐房先生坐下，马元龙父子及族中两个长者相陪，众人饮酒吃菜，说些江湖上的事情。正在兴头上，忽见一个管家走来，对马元龙道：“外面有一个汉子求见老爷。”

那马元龙称雄江湖，平日里慕名来见的不少，马元龙亦竭诚相待，怎奈今日正好有事，便对管家道：“你好不晓事，永贞明日就要出门，家里事情正忙，哪里有功夫去会客！你便代俺出去，如实对他说，请他包涵。他若有心，改日自可相见。他若缺少盘缠，你取些银子与他，打发他便了。”

管家出去，过了一会，回来说道：“那人见不着老爷，一脸的不痛快，给他盘缠也不要，已去了。”

马元龙心里有事，听了也不在意，仍与帐房先生攀谈。饭毕，那帐房先生告辞，自回店里去收拾，约定明日再来庄上一同动身。

当晚，马元龙父子俩一宿没睡，在一起说说谈谈。马元龙讲起江湖上许多事，无非“忠良侠义”四字。又有无数叮嘱，马永贞一一记下。马元龙又修下一书，并些盘缠银子。